

新大众文艺的生动图景——

向所有人敞开的创作与阅读

邱兵

坚持“两创” 关注新时代文艺

所有人创作，所有人阅读，是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生动图景。它证明了大众写作不是文学的边角料，而是文学生态的基本土壤

这几年，我和一群好友创办写作平台、推出杂志书、拍摄素人写作纪录片，有两个重要追求，一是还严肃写作以尊严，二是让非专业的写作者敢于表达。2025年夏天，我为杂志书创刊号写了一句推广语：“所有人创作，所有人阅读。”

什么是“所有人”？它不是指统计学意义上的“每一个人”，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判断——这个时代，人们在表达和阅读上越来越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。“所有人”是一种立场：站在普通人这一侧，站在尚未被命名、尚未被书写的经验、认知、情感这一侧。

“所有人”也是对时代变化的命名。首先是表达工具的下沉。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

里，写作意味着专业训练、发表门槛和稀缺机会，而今天，手机、平台和AI工具让写作不再是一项被垄断的技能。其次是发表渠道的社会化与平台化。发表不再依赖期刊、出版社或少数机构，人们可以在更开放的空间里直接面对读者。再次是阅读方式的变化。今天的阅读往往是碎片化的，但同时也是高频的，人们读得更快、更杂，却并非不认真。阅读从一种仪式，变成了生活中频繁发生的日常行为。

为什么要把创作与阅读捆绑在一起？因为写作一旦缺失被阅读、被理解、被回应的过程，它就不能确认自己是否被听见，进而不能被修正、被深化，不能进入公共视野，最终只能不断叠加，而不能沉淀。当下文艺现场，比“谁能写”“谁写得多”更值得关注的，是这些创作是否还能被认真阅读、理解和讨论？失去了阅读的回声，创作会迅速枯竭。反之亦然，如果只有阅读，而没有反馈到创作，阅读会退化为消费，文艺会退化为单向供给，公共文化则无法自我更新。

所有人创作，所有人阅读，是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生动图景。一方面，应该看到，大量普通人的写作带来了新的经验、情感和视角，让文艺重新接近生活；另一方面，写作的普及，并不自动等于文艺的提升。重要的在于，这种写作能否改变文艺的生产方式，在一种更开放的共创中，实现经验分享、思想交流和价值共鸣。新大众文艺不是取消标准，而是重新建立标准；不是拒绝专业，而是

让专业在更广阔的公共空间中，发挥引导和参照的作用。

蓬勃涌现的大众写作、素人写作，使得文学生态正在发生积极变化，但其中也有一些趋向需要认真讨论。

如，表达过剩而对话不足。今天，问世的作品越来越多，但被真正认真阅读和讨论的没有随之增多。当表达的速度远远快于理解的速度，写作很容易成为一种单向输出。作品在不断生成，却缺乏回应；声音在不断叠加，却难以形成对话。特别是在社群与圈层日益细分的环境中，写作往往只在“熟人”或“同好”之间流通，局限于各自的回音室，失去了更广阔的公共讨论空间。不同立场之间缺乏倾听，不同经验之间缺乏碰撞，削弱了文艺作为公共对话机制的功能。当写作失去公共性，它就很难承担起超越个体经验的意义。

再如，算法化的审美收编。在以数据为导向的环境中，表达很容易被算法塑形。点击率、完读率、转发量，逐渐成为影响创作的重要变量。久而久之，题材趋同，叙事模式重复，情绪被模板化，表达的边界也悄然收窄。这并不意味着创作者缺乏诚意，而是当某种表达方式被不断验证为“有效”，其他可能性就会被系统地压缩。文艺因此面临一个悖论：表达的数量在增加，表达的多样性却在减少。

当然，从我在写作实践中获得的感知来看，“所有人创作，所有人阅读”的积极意义远

远大过问题。它证明了大众写作不是文学的边角料，而是文学生态的基本土壤。在大众写作的热潮中，专业写作不会消失，其存在将变成“更高密度的参照系”。

文学究竟有什么用？这几乎是所有时代都会重问的问题。

2025年夏天，我们去往广东东莞，和各行业的普通人写作者座谈，后续接连推出“寻找素人写作者”纪录片，为的就是把文学从书桌上重新拉回人间。在东莞，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，一种从劳动、碎石、烟火里长出的文学。白天开服装店、晚上到烧烤摊打工的温雄珍说，写诗并不是“我要变成诗人然后出名”，而是“我必须记录，因为不记录，我会被这一天彻底吞掉”。送煤气罐的诗人唐春元说：“我与诗歌的关系，就像燃气与火焰的关系。”

越来越多的人写作，并不是为了成名、发表或进入某个体系，而是为了记录自身的经验，与他人建立连接，确认“我在这里，我经历过”。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之外，文学给了他们被聆听、被理解的机会。那些自发的、普通的、完全没有版权合同的写作，是他们与世界达成和解的方式。

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，都经得起捶打，也配得上光芒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大众写作与素人写作回答的不是文学命题，而是哲学命题：“我们为什么要过这一生？”不是因为我们有答案，而是因为他们让这个问题重新有了温度。

短视频时代，文字的力量削弱了吗？看完这位56岁的阿姨的短视频账号，你或许会有答案。

最近，短视频账号@祝薪雁火了，获得近千万点赞，让无数人为之动容。她的短视频画面并不精美，没有酷炫的剪辑，也没有精良的摄影设备，大多只是随手拍下灶台窗边、街头巷尾的平凡日常。打动千万网友的，是她给视频配上文字。

她拍煎豆腐：“筷子翻豆腐，焦痕漫开，像未说的活生了斑。”

她拍吃饺子：“饺子齐齐的，思念长长的，妈妈叨叨的。”

她拍自己煮鸡蛋，她说：“蛋壳碎了不代表鸡蛋废了，反而少了一层束缚，能更快融入汤里、粥里，活出另一种滋味。”

拍村里吃席，她一行字就让人红了眼眶：“人凑得齐，看着闹，心里却空得慌。这饭，是送你的。”

阿姨的文字总是寥寥几句白描，却带着时间的沉淀，透着生活的质地和温度，写进了无数人心里。网友纷纷在视频下留言：“姨，太会写了，眼泪哗哗流”“就好像是我的邻居，只言片语里全是人间温暖”“真正的文学来自于生活吧”。

短视频时代，文字的力量不仅没有削弱，反而更加凸显。有些人认为，视频承载的信息量远超文字，人人都刷短视频的时代，文字的力量正在消逝。而@祝薪雁的视频告诉我们，事实并非如此。“蛋壳碎了不代表鸡蛋废了……生活里的小意外从不是终点，只要内核还在，就总能熬出属于自己的温度。”明明只是手机拍下的碎掉的煮鸡蛋，不仅不美，甚至还有些粗糙，可是当地配上这样的文字时，从生活琐事品出了人生哲学，引人深思。短视频平台上，精美画面和特效让人眼花缭乱，各种“爆款短视频技法”层出不穷，而有时候，只用短短几个字，却传递了深刻的思考和丰沛的情感，让人眼前一亮又眼圈一红。

无论使用何种媒介形式，动人的永远是一颗真心。视频、图片、文字等媒介形式并无高下之分，因为形式在变，真情不变。能打动千万网友，并非凭借高超的文学技巧，而是平凡生活里的诗意。阿姨说，她给自己起“祝薪雁”这个网名，是因为“祝是祝愿，薪是薪火相传，雁是雁行有归”，寓意“承家之薪火，怀雁之归心，一生被祝福，行远必思归”。她的短视频里，没有“爽文”，没有“反转”，只有母亲的一碗面，一颗煮熟的鸡蛋，几个放学路上的孩童，一群围坐在火堆旁的乡亲。她只是观察着，感受着，安然地呈现出生活本身的纹路，让你看见：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，都值得被郑重其事地记录与深究。生活的诗意，从来不在远方，就在此时此刻，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。

短视频时代，文字的力量依然澎湃；短视频时代，我们依然要相信文字的力量。我们不必成为作家，也不必成为专业的短视频拍摄者，但我们可以学着@祝薪雁阿姨的样子，认真对待生活里的每一个瞬间，把柴米油盐唱成一支歌，把日常琐碎写成一首诗。

短视频时代，依然相信文字的力量

李娜

当银发族挺进网文圈

贾想

70多岁的沈东生时常在深夜敲击键盘，更新沪语小说《上海人吃泡饭》。他曾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高级化妆师，退休后数十载的生活观察倾注笔端。他的文字从一碗泡饭的味蕾记忆，讲到弄堂里喜怒哀乐的人生故事，搭配地道的沪上方言，一幅有声有色的上海市民画卷在网络空间缓缓展开。

60多岁的张旭涛来自湖北武汉，他致力于在网上打造“汉口市井故事集”，50万字的网络小说《汉口的折白大王》使用武汉方言，融合市井文化元素，勾勒出有地方特色的世态人情。

已到退休年龄的飞扬，曾做过工人、洗过盘子，也经历过婚姻的坎坷。她在网络文学中找到了精神出口，倾力塑造一个飞檐走壁、行侠仗义的女英雄形象，以扶危济困的想象弥补现实人生的遗憾。

近年来，伴随许多老年创作者的入驻，网络文学平台掀起了一波“银发写作潮”。仅番茄小说签约作者中，50岁及以上创作者就有近万人。银发网文作者的作品轻幻想、重写实，根植于坚实的生活土壤，更多涉及历史变迁、行业万象、人情伦理、乡土记忆，让天马行空的网络文学增添了不少厚重感。

银发族投身网络文学创作，背后有多重因素。一方面，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应用的“适老化”改造，让打字写字、发布章节、评论互动等网文基础操作，对老年人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；另一方面，退休后拥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，许多老年人壮心不已，有强烈的兴趣驱动与表达诉求。许多作者早年是“文艺青年”，转战网络、重拾文笔，是为了“再续年轻时的文学梦，实现表达自我、分享人生经验的价值追求”。

与95后、00后相比，银发网文作者的作品暂未成为流量焦点，商业收益有限，但具有独特意义。他们的“价值需求”大于“生存需求”，更看重创作过程本身的精神满足和与读者的心灵共鸣。他们的创作，是老年人以弹性方式参与社会生活、实现自我价值的崭新路径。在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的当下，“银发写作潮”也是满足老龄市场文化需求的生动缩影，是“银发经济”与文化、娱乐、互联网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形态。

“老龄化”遇上“数字化”，一方面实现了老年作者的自身价值，老有所乐；另一方面丰富了数字时代的社会参与维度，老有所为。数字技术的普及与人口结构的变动，在此形成了深刻的互动。这种互动，还将带来新的活力、新的惊喜。

电影《飞行家》——

这一飞，照见了普通人的精神海拔

董润年



李明奇三次飞行之中，隐藏在李明奇打磨零件的油污和妻子高雅风的挂念里。

这种“类型+现实”的融合策略，也是近年来国产电影创作的趋势之一。如《捕风追影》《孤注一掷》等影片将悬疑类型与现实议题结合，以强情节包裹社会思考；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《浪浪山小妖怪》等动画作品，也融入现实主义内核，通过奇幻设定反映现实生活。类型与现实的融合，既增强了作品的市场竞争力，又拓宽了现实主义的表达边界。

在具体的类型模式上，影片又将个人成长的追梦叙事与东北喜剧、幻想叙事结合。这种不同层次的融合，能够举重若轻地拨动着观众心弦，让观众上一分钟还在欢笑，下一分钟就感动落泪。

影片的第一个特征，区别于东北题材影视

作品常见的叙事基调，采取了“温情守望”的价值表达，在工厂改制中凸显个体坚守的力量，构建起“于困境中见希望”的价值内核。

“温暖现实主义”已成为近年来国产电影的主流价值取向。它并非对现实的妥协，而是对现实主义本质的深刻理解——讲述过往的困境固然重要，但创作者不能止步于此，一定要真诚地向观众传递坚守和善意的力量。那些获得商业成功的影片也证明了，观众期盼从观影中获得希望，通过故事和角色获得精神慰藉和克服困顿、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。影片的结尾，创作者改变了原著的开放式结局，让主人公完成了成功的一飞，照见了普通人的精神海拔，也填补了观众心中的意难平，给人以继续追梦的力量。

随着创作环境改善与工业水平提升，国产影片的“作者性”与“商业性”进一步融合。越来越多青年创作者崭露头角，影片中的“青年视角”在崛起，更多聚焦Z世代的现实生活与精神诉求；青年创作者文化自信日益提升，他们将中国传统故事和地域故事与人类共通情感相结合，实现了跨文化传播。正如《飞行家》中李明奇的飞行器最终升空，国产现实主义电影也在不断突破边界，在“接地气得人气”与“高品质传文脉”之间找到平衡，成为中国电影工业坚实的基石。

(作者为编剧、导演)

图为《飞行家》剧照。 资料图片

看台人语

舞剧《雪山大地》—— 每一个姿态都饱含深情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《雪山大地》近60万字，很好奇怎么改编成不到2个小时的舞剧。全剧下来，是将小说中的枝蔓剪去，只选取设立学校、建立医院等最感人的情节，聚焦关键人物，剧情交代得很清爽。援青干部与藏族同胞的情谊，全靠舞者的肢体动作传递——牵手时的信任、并肩时的坚定、离别时的不舍，每一个姿态都饱含深情。编曲融入大量藏族文化元素，在舞台换景时也保持音乐的连贯，营造沉浸感。美中不足的是，有部分舞蹈段落表意不足，只烘托了气氛，有点脱离叙事主体，可以适当精简。翻看宣传页，发现这是一部地方院团的舞台作品，完成度不错，确实让人眼前一亮。

(北京市朝阳区 蒋雨宏)

动画短片集《中国奇谭2》——

爆款续作“遇冷”了？

吕帆

最近动画短片集《中国奇谭2》上线5集，引发众多“国漫”粉丝二创，却在公共舆论场鲜见讨论。一些观众开始担心：这部延续中式美学与传统内核的作品，能否再现3年前第一部的火爆？

热度尚未破圈，原因很复杂，但“冷热并置”的传播效果，或许并非坏事。因为从艺术品质来看，这一季确有三方面突破，这些突破可能无法快速引发热议。

拓展了故事的多元性。观众的质疑，主要集中在《如何成为三条龙》这一集和上一季《小妖怪的夏天》有些相似。其实，续作“破圈”的稳妥方法，无非锚定曾经引发共鸣的社会情绪，把被验证过的故事再讲一次。但《三条龙》若即若离地做出取舍：视角再次对准平凡个体，故事空间却从象征老家的浪浪山，转向随处可见的村庄、荒地。这些空间与观众的联系更弱，不再负责情绪代入，而是承载起更丰富的艺术内涵。在这里，古典神话中神、人、妖的相互关系次第展开，又在故事后半段嵌套进小蛇精的自我超越、百姓对神妖的矛盾心理等多维度叙事。《如何成为三条龙》放弃了《小妖怪的夏天》那样的情绪“直给”，回归中式寓言传统，在复杂、多义、深刻的语

境中，让观众从不同角度代入、思考、发现。在“讲一个观众喜欢的故事”和“让喜欢的观众看出多重故事”之间，主创选择了后者——这本是寓言的优势，也是值得反复咀嚼的好故事的普遍特征。

继承了中式美学观。3年前，《鹅鹅鹅》的视觉风格让一些家长产生“会不会吓到小孩”的担忧，本季同样取材《聊斋》并延续这一风格的《耳中人》却未引发争议。这从侧面说明，独特的中式美学正在被大众接纳。在后面几集中，《今日动物园》复刻动画片老味道，“换成模糊的360P画质才对味”的弹幕令人莞尔；《小雪》采用毛毡定格动画，邀请观众用眼睛感受“触觉”；《刑天》融合三维数字技术和手绘质感，刷新观众视觉体验……这就是短篇集的优势，不仅讲述了不同的故事，更将千姿百态的表达风格统一于“本土化+多样性”的美学范式。这是《中国奇谭》一如既往的坚持，各成一派，方有气派。

创造了新的数字资产。对动漫行业来说，内容传播固然重要，但也要兼顾IP的延续性、跨媒介开发的可能性和数字资产的价值。《中国奇谭2》体现出为“中国动画宇宙”添加新的经典形象的创新自觉。当狐面书生和“取经四人组”出

文艺评论

本版邮箱:wenyipi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:任飞帆



图为《中国奇谭2》海报。 资料图片

图后，第二季的“三小蛇”、书生、小熊，在形象塑造上也赋予了更多情感体验与美学意涵，体现出长线化、系列化经营IP的意识。

诚然，《中国奇谭2》尚有不成熟之处：部分反转稍显突兀、角色动机和弧光相较简单、个别寓意比较晦涩等，但文艺作品的“表达欲”不仅是讲什么故事，还要通过故事讲什么。《中国奇谭2》没有丢掉“中国”的语境和“奇谭”的语法，若为迎合一时的传播效果而放弃自我表达，很可能得不偿失。好作品也可以是一处宝藏，在时光沉淀中静待挖掘，它留给观众的惊喜，也许在于未来一次次的重读之中。